

铁笔钢板刻蜡纸

赵荣发

作为一名“老三届”知青,我前前后后当过16年中学教师,个中滋味就像当年刻写蜡纸一样,甜酸苦辣皆有。

当年我还在乡下务农,一个偶尔的机会,成了当地一所民办中学的语文代课老师。那时,乡村学校的教学设施都很简陋,一张课桌即为讲台,背后挂着块大黑板,所有的要点都用粉笔写在上面,学生的测试卷,则由课程老师用铁笔刻写在蜡纸上,随后油印出来。

铁笔的笔头确实是枚可调换的铁钉,一条瘦长的钢板则被嵌在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中间,蜡纸的大小如一张试卷,而要用铁笔一字不差地把它刻写成一份讲义和试卷,其难度足以考验每个新手。幸亏,同样上语文课的严老师只用几句话,就宽慰了我极为发怵的心情:“你当过农民插过秧,这蜡纸上有线状格式,钢板上有隐形条纹,刻写蜡纸不过就像下水田插秧,只要一不是一味蛮力,刻出的字不难做到横平竖直,派上用场的!”

严老师生动简约的比拟,让我壮起胆

子,闯进了这块“试验田”里。刚开始,铁笔不听使唤,力道难以掌控。重了,划破蜡纸,轻了,字迹模糊,但经自己反复操练,摸索几周后,果然闯过了及格关。

然而又应了一首古诗所言: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,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铁笔刻蜡纸,从新手到高手还得经过几个季节的磨练才行。

那时的乡校不要说空调,就连电风扇也杳无踪影。夏日里,不少老师即使把短袖卷到肩上,刻完一张蜡纸也常常前胸后背一片汗渍,有的还生出了痱子;到了严冬时节,办公室里寒气十足,有的老师哪怕戴上露指手套刻写蜡纸,生出冻疮也是常有的事。

还好,学校校长、后勤人员都很善良淳朴,对老师们关爱备至。那时,学校的小食堂有水井也有柴灶。夏天学校购买了酸梅汁兑成酸梅汤,灌进瓶子里吊入水井里“冰镇”,冬天买了红薯薯在铁锅里,有时还煨上几只灶塘里,之后,在大家批改作业、刻写蜡纸时,炊事员就嗷个机

会拿到办公室里犒劳大家,那一番酸甜凉爽和鱼香暖,真的是难以言说!

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,我刻写蜡纸的本领不断提高,发挥的作用也水涨船高。记得当时,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,我和几位语文老师以及学生一起,先后创办了好几份学生作文选集,《春芽》《向日葵》《我们的百草园》……为了办好这些刊物,我们还设计了不少封面,随后用铁笔蜡纸精心刻写后,再用相对厚实的纸张油印装订出来,深受师生们的青睐。有的学生原来对作文十分头疼,后来有作文刊登在选集中,从此,无论是写作的态度还是水平都有了明显的转变和提高。

这些成果成为我人生中的重要财富。前不久,我曾执教过的一个班级学生聚会,特邀我这个班主任参加。此时的我,已历经了考上大学、调离教育岗位、延期退休等变迁,而令我没想到的是,当年的语文课代表,居然还带来了一本保存完好的学生作文选:“赵老师,你还记得吗,这本作文选还是我和你一起油印装订出来的呢!”

那一刻,我还没来得及接过那本册子,心里就泛起久别重逢的感觉,一时居然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像鱼儿一样

高明昌

声音传递,也都需要一个幽静的时辰。

几天前,我在竹林柴垛后面钓鱼,我认定柴垛外侧的水里一定有大鱼。一下钩,鱼儿来了,先是起泡,两个泡儿,泡儿很大,泡儿跃出水面的一刹那,噗噗就碎了。不一会儿,那鱼儿浮了上来,昂着头,噙着嘴,啪嗒啪嗒吸水,滴滴答答地吐水,然后调转身尾,慢慢下沉,就像一艘潜艇的离去,河面开始平静,我心也平静了。那时我才知道:秋日的鱼,是一条不应该钓到的鱼。

大鱼转身离去的画面让我呆住了。我想了很久,真的不晓得怎么形容眼前的美,总觉得不经意出现的美最接近人的心境。美是无声的,美也可以有声的,就像鱼的声音,声音过后就是行动。这让我想起鱼和人类的斗争史,人在河边,盼望钓到大鱼;鱼在水里,盼望吃到鱼食。一个为生活,一个为生命;一个不欺生,一个不杀生。说起来简单,做起来艰难。这场景天天出现,就像演练。鱼

儿隐匿,现身,发声,照面,隐没,一定因了秋日的迷离和澄澈,因了秋日的幽静和流动,因了人类的坚定与狐疑,也因了鱼儿的生活与生命。

我断定这大鱼一定是水桥边小鱼的父母,或者长辈,否则不会这样的察言观色,怜惜生命,它应该先填饱肚子,然后去找孩子们,说说注意安全一二三。可鱼儿没有这样做。我站在河边,自己问自己:秋日的鱼都沉河底,上浮了,出声了,又远离了,是不是在向我暗示某种情景的变幻之美,比如看鱼变成听鱼,钓鱼变成放鱼;是不是在向我透露某种的生活启迪,比如平等与善良,人间有,水世界,鱼世界可以不可以有,可以有,怎么个有法。

人似乎只能在秋日的恬静里,在动静变换中长成人的模样,让一个肉身高尚起来的地方很多,老家的水桥头是个好去处,在那里,我可以想鱼儿吧吧声音的意思,看自己精神滋长的意义,就希望自己像鱼儿一样美丽。

想起当年的打点声

葛鑫

自幼跟随父母在校园中长大,生活的节奏也随着校园里“当当当”的打点声进行。打点是旧时的说法,也就是钟摆打响报时。那时的学校古朴而陈旧,既没有电铃,也没有闹表,更没有报时音乐,有的只是一口古老的大铜钟,或挂在门口,或悬于树上,或由粗绳牵系,或由小槌颤敲,其声音自是不约而同地深邃庄严、神秘悠远。

那时,学校敲钟也不叫敲钟,有自己一个非常独特传神的名字——打点。打点上课,打点下课,打点上学,打点放学……“当当当”的打点声一直陪伴我长大。

印象最深的当属六七岁时在一所乡村完小听到的“打点声”,那所名曰北寺的乡村完小据说曾是孔子弟子林放的居住地,整个校园因此而透着一股神秘气息。

用于打点的大钟锈迹斑斑地挂在校门口的老槐树上,老槐树足有我大半个高,歪歪斜斜的,枝丫胡乱地勾勒着天幕。大钟直对的是一排平房,像一段砍下的朽木躺在院子里。从东到西,分布着从小学到初中十来个班级。

负责学校敲钟打点的,是传达室的大伯。我很喜欢趴在门前的矮墙上看大伯敲钟打点。

大伯打点看似随意,拿把小槌,当堂几下,学生们就从教室里蜂拥而出,追逐嬉闹;又当堂几下,学生们又如潮水退潮,回归教室。而操场犹如潮水退却后的沙滩,散落着涨潮时裹挟上来的纸屑落叶。大伯就拿一把硕大的扫帚,将之扫拢收纳。待得扬起的尘埃落定,操场里就是一色的土黄。

大伯有时会远远地冲我挥挥小槌,咧嘴笑笑,笑的时候那嘴里的龅牙好像要碰到大钟上。我便迅速地将小脑袋缩到矮墙后面。打点声再响起时,我就再探出脑袋看看。

山野的清晨来得早,透过啾啾的鸟鸣,

听到的是和白天不一样的敲钟打点声:浑厚、悠远,像来自天外,又似发自谷底。我问大伯为什么早晨的打点声特别响。大伯拿出一把大槌,挥舞了两下,又拿出平素的小槌晃了晃,说:家伙头不一样,声音当然不一样了。大伯还告诉我,很多人家没有钟,敲得响一点,可以提醒行走在山道的孩子,要加快脚步;还有一个,就是为乡亲们报时。所以,学校的第一声打点声响起,山村也就开始了新的一天。

点一打,我妈去上课,我就在校园溜达,有时悄悄地溜进教室,蹲在后面的桌子底下听会儿课,觉得无趣了,再钻出来,去寻另外一间教室。点再一打,我便随着蜂拥而出的学生跑到操场上,随他们一起追逐打闹。

那段日子,我最喜欢听语文课。每次上课的打点声一响,我便随那些语文老师溜进他们的课堂,从一年级的猫猫钓鱼到初中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,我就在一次次打点声的陪伴中,在一个个教室间辗转挪移,熟悉一个个故事。

不知何时起,那口锈迹斑斑的老钟不见了,换成了一个硕大的铜铃铛,悬挂在一棵老柳树上,还垂下一根绳子。大伯无师自通般轻轻晃动着绳子,铜铃声便响起,缓慢、深远,似带着魔力般召唤着远近的人们。

再后来,学校有了电铃,那急促刺耳的铃声很难找到当年“当当当”老钟打点的韵味,“打点”的说法也渐渐被“打铃”所取代。“小市钟声断,高楼月色新。”直到现在,城市里的学校大多有自己的钟楼报时音乐,打点的记忆便越走越远了。那日读到孔子站在林放故里的洙河边感叹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,突然想起那些年“当当当”的打点声,一声又一声的撞击,声声敲打着心灵,心念地唤醒你去思念那已回不去的故乡。

叹为观止的一球

吕六一

卡塔尔世界杯的日子里,想起我在江湾球场看过的一次国际比赛。

记得是1977年9月的一天,上海江湾球场,下午,骄阳如火,球赛更是如火如荼:小三角传球神出鬼没,长传吊吊精准到位,踢墙式运球迅捷自如,带球奔袭势如破竹,前锋、中线、后卫潮涨潮落……观众席上万众欢呼,此起彼伏。这时最让人难忘、最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:客场10号运动员从后场带球前冲,过了两名球员,第三名对方的球员直直挡住球路,10号一个急停,瞬间脚尖一舔,脚背一跳,那球不是飞向前面,而是向上向后,10号又用脚跟一顶,球又飞向前方。这一连串动作一气呵成,令防守队员出乎意料,眼花缭乱,不知所措,动作失衡,没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下,倒在地上……说到这里,很多球迷可能已经知道,这是美国宇宙足球队在上海的唯一一场球赛,对阵的是中国国家队,那个不可思议的10号就是世界杯王、世界公认的桑巴足球的辉煌代表巴西的贝利。那场比赛中国国家以2比1取胜,中国队容志行、迟尚斌有出色的表现。比赛结束,贝利称赞容志行是一位具有世界级水平的运动员,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,贝利与容志行交换球

衣。这次宇宙队访华,还在北京1比1与国家队踢平,有消息说,宇宙队在东京3比1胜了日本队,贝利为之感叹从未在世界赛场上战胜中国队。

贝利能把足球踢到这个程度,我说是像京剧里面的倒踢双尖枪:台上几位演员手拿双尖枪,丢来扔去,肩膀顶胸口挡,手推脚踢,最难的就是用脚跟压住把枪顶回去。眼睛看不到,只能判断趋势,依靠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动作展现身姿。戏段演到这里,必定是掌声如雷。台上几秒钟,其实是台下的十年功啊。再是联想到小学里看女同学踢毽子,前面左右边上肩上膝盖上,处处能颠,还有就是用脚后跟在身后倒脚,他们从容不迫,兴致勃勃,也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,由衷赞叹。那是女同学兴趣转化的专注磨炼思索积淀,是一番了得。

当然,足球的难度要高得多了,在激烈的奔跑冲撞拼搏之时,还能够如此从容不迫,优雅展现,当得起惊为天人的评价。贝利精湛的足球技术中,相对其他运动员更为突出的是静如处子,动如脱兔,并且身体各个部位都能接球控球,而竞赛中的颠球和挑球更是让对手难以捉摸,无从应对。

美国宇宙队与中国国家队的那一场球,贝利的那一招式,直到今天,让我叹为观止。

站在这冬至时节的冰天雪地里,我们一起期待着那个不远处的春天……

冬至(外一章)

路志宽

雪落乡村

此刻,数九寒冬,从此起步,开始让人们在数着日子中,走过一年之中最寒冷的时光,在老家,冰雪是最常见的访客,而且,一旦来临,就再舍不得离去,你看,它们那一片片的洁白,是我们对这个时节最刻骨铭心的印记。

大树脱光了自己曾经厚厚的绿装,露出自己那骨感的美,一根根的树枝,仿佛别样的画卷,写意也写实,那一个个的鸟窝,是此刻我们心目中那最美最温暖的意象。

是啊,窝着,家园也。冬至到来的时候,年的影子,也不远了。一望无际的田野上,厚厚的白雪,覆盖着那绿油油的麦苗,在乡下,那“冬小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”的谚语,依旧是农人心中那醉美的祈愿。

家家户户,包饺子煮饺子吃饺子的场景,是最最温馨的场面,此刻,冬至已至,过年的大戏,即将拉开自己的序幕。真正的冷暖感知,取决于天气的温度,也取决于一个人的心情,就像这些留守者和游子们的心中,一年一次的团圆,足以让任何的风雪与寒冷,都丧失威力了。

冬至,那一朵朵的红梅花开了,是啊,



旋转的苹果

朱蕊画

茱萸

王英鹏书

俞粟庐与吴梅(二)

唐葆祥

俞粟庐于光绪八年(1882)从松江调苏州黄天荡水师营,光绪二十年(1894)辞去水师营职务,去苏州望族补园主人张履谦(1837-1915)家任西席,鉴定书画,教授子弟。同时与画家陆廉夫、吴昌硕,王一亭、毛子建、冯超然以及收藏家李平书等交往。年轻的吴梅此时正埋头读书做学问,没有进入这个文人圈子,与俞粟庐没有交集,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吴梅于1916年作了【北越调斗鹤鹑】《寿俞文粟庐七十》套曲,兹谨录如下:

【斗鹤鹑】事业屠龙,功名射虎,跌宕词坛,迢迢艺圃。白发青灯,红牙画鼓。老先生兴不孤。桑海重经,年华细数。

【紫花儿序】少年戎马,草檄文奇,看剑心粗。书生投笔,壮士援桴。模糊,落日旗门听鹤鹑。登楼谁赋?十载从军,一箭留吴。

【小桃红】吉金贞石费钩摹,芸叶香驱蠹,拓本丛残半笺话,破功夫。欧阳集录茶罗富。琼林主簿,墨林都护,应面访碑图。

【黄蔷薇】况兰亭定武,更宣和书谱,老笔霜花艳吐,写得鸾鸾凤舞。

【柳营曲】顾曲徒,编玄都,先生妙音追太初。按板花奴,握笛花姑,如意击珊瑚。徐泗溪重见分湖,叶怀底再起姑苏。江山余啸傲,裙履又通疏。嗟,丝竹恣歌呼。

【三台印】通灵素,清心髓,仙家正路。探药鼎,守丹炉,道家旁户。养生旧方多野狐,唯君正宗人所未有。

【庆元贞】老夫春鹿不须租,兴来杯酒不须沽,行来筇竹不须扶。

菘笋,狸野兔,吾自爱吾吾。

【收尾】老人七十初度。鹤南飞,新词待补。百岁大椿荣,三花寿芝古。

吴梅这套曲,写粟庐早年从军,青年唱曲、习书,晚年授徒,艺术化地概括了他的传奇一生,尤其对他的曲成就作了极高的评价。同时对他的书法艺术、气功养生也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。据俞振飞的回忆,当年吴梅还将此套曲谱了工尺谱,在张履谦家补园三十六鸳鸯坞内,吴梅带

领曲友们同声歌唱,为“江南曲圣”俞粟庐,他们的老师祝寿。在【柳营曲】首句“顾曲徒”之后,夹了一句念白:“寿俞文粟庐七十”,既表明了唱曲者的身份,也使祝寿的气氛达到了高潮。

从这套曲可以推测,吴梅于1914年后就认识了俞粟庐。而此时即1916年,吴梅不仅经常与俞粟庐相交往,而且已成为无话不谈的知交了。

据王卫民的《吴梅年谱》,吴梅于1917年任北大教授时,游圣恩寺,其《日记》云:“既至圣恩寺,观钟声及各手卷——余丁巳旧作《念奴娇序》南曲,赫然具在。追念前日,余作词后即订谱。季毅擅笛,粟庐高歌。旧地重来,游尘如梦——”丁巳年即1917年,据《吴梅年谱》载:“秋前,尚作《念奴娇序》及《古艳诗》。九月,应北大聘,授古乐曲。”俞粟庐唱吴梅作词作曲的《念奴娇序》,这是他们俩的一次愉快的合作。不知何故,《霜崖曲录》里未收入此曲。

此后,吴梅从事教育工作,往返于北平、上海、南京、广州之间,但家在苏州,因此常能与苏州曲友及俞粟庐相聚。吴梅在北平期间常思念这位忘年老友,有曲为证:

【正宫刷子三太师】

寄俞粟庐(宗海)吴门

【刷子序】书斋数弓,东方暮年,游戏神通。偶翻成一曲清商,传遍了裙屐江东。匆匆,【三学士】记结夏西冷邀我共,

忽消停又过春风。【太师引】听海上成连操雅弄,问谁是阮咸伯仲?朝阳风,望南州暮云,春树千重。

这支集曲收集在《霜崖曲录》里。这是吴梅学生卢前于1931年编辑出版而成的散曲集,经吴梅亲自校阅。此曲未注明写作日期,但前一首【正宫杯底庆长生】注明“己未除夕”,即1918年除夕,那么这支集曲可确定写在1919年春无疑。曲中把俞粟庐比作半人半仙的东方朔,回忆当年为俞丈祝寿的盛况以及同去西湖避暑唱曲的友情。【太师引】中把俞粟庐当年向韩华卿学“叶派唱口”艰辛与努力,比作成连向伯牙学琴,同至东海蓬莱山,使闻海水激荡,林鸟悲鸣之声,从而得到启发,技艺大进,终成一代名师。最后两句借用杜甫《春日忆李白》“渭北春天树,江南日暮云”,既写了真挚的思念之情,又点明了吴梅写作的地点在北平,时间是春天。(待续)